

聚石文华
www.jshwbook.com



金雪戈 著
JINXUEGE

华尔街的 中国魔术师

The Chinese Magician in Wall Street

 武汉出版社
WUHAN PUBLISHINGHOUSE



金雪戈 著
JINXUEGE

华尔街的 中国魔术师

*The Chinese
Magician in Wall Street*

(鄂)新登字 08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华尔街的中国魔术师 / 金雪戈著. —武汉: 武汉出版社, 2012.7

ISBN 978-7-5430-6849-0

I. ①华… II. ①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49483 号

著 者: 金雪戈

责任编辑: 赵 可

封面设计: 天下书装

出 版: 武汉出版社

社 址: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编: 430015

电 话: (027)85606403 85600625

网 址: <http://www.whcbs.com> E-mail: zbs@whcbs.com

设计制作: 天下书装

印 刷: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23

字 数: 350 千字

版 次: 2012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9.80 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华尔街的 中国魔术师

目录
contents

-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Chapter 1 | 星夜剧场 · 001 |
| Chapter 2 | 花海里的独角兽 · 022 |
| Chapter 3 | 樱桃血南瓜 · 047 |
| Chapter 4 | 纹白蝶 · 070 |
| Chapter 5 | 古董书 · 105 |
| Chapter 6 | 黑猫之舞 · 135 |
| Chapter 7 | 天使的提拉米苏 · 165 |
| Chapter 8 | 萝莎香颂 · 190 |
| Chapter 9 | 南十字与鸢尾花 · 216 |
| Chapter 10 | 人鱼之泪 · 250 |
| Chapter 11 | 吸血姬 · 295 |



Chapter 1 星夜剧场

Star Night Theatre——魔术团杀人事件

At the Beginning

华尔街 84—209 号——钱子辰看着手上的纸片，站到了一扇小小的门前。

门上写着：Plum Magic。

“梅花魔术馆？”他自语道，“魔术馆是干什么的？”

钱子辰抬手敲门，“咚隆隆——噉——”声音飘忽又漫长，仿佛传向遥远的异度空间。

等了一会儿，门自己开了。钱子辰有些诧异地走了进去，双脚刚踏入门内，嘭的一声，门又自己关上了。

走上甬道，先是一片漆黑，渐渐地光线转强，一道圆圆的月门呈现在他眼前。金黄色的月门，内外都漂浮着中国的祥云，犹如仙境。

走进门，是一张圆桌，周围摆放着各种家具：青白瓷瓶、刺绣屏风、纱笼烛台……全部都是中式的。

钱子辰走到瓷瓶边看看那题款：“淳熙年间，建隆年间……这些古董竟然都



是宋代的，看来这家主人非常富有……”

“啊——”钱子辰正在看着，忽然背后传来一个甜甜的声音，“客人你好！”

钱子辰忙转过身，一名清俊秀雅的男子，温和地笑着说：“欢迎来到梅花魔术馆，这里的魔术，将帮您解决常理解决不了的问题！”

And Then

钱子辰打量这个男人：他穿着一件宽大的交领衫，中国古代人穿的那种。脸型小巧，身材清瘦，典型的东方人样貌。当他走到钱子辰面前，一脸透白的皮肤释放柔光，告诉钱子辰：这人年纪一定不大，就算是十六七岁的男孩子，也难有如此清俊的面庞。

一只黑色细腰犬推来一辆饮食车，男子从上面端起一盘中国茶具放到桌上，用汝瓷茶壶泡起了红茶。

钱子辰盯着那只狗，它只有左后腿和右前腿，如果没有那辆车，它恐怕连站都站不起来。

男子伸手，“客人请坐。”钱子辰坐到桌旁的椅子上，男子也坐下，自我介绍道，“我是这里的掌柜韩一梅，不知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？”

钱子辰亮出证件说：“我是警察。日前大都会剧院发生了一桩杀人案，我到这里，是为了向你借一件东西，帮助破案。”

韩一梅不问案件，却拿着钱子辰的警察证一个劲儿地看，“Benny Qian。重案组警员，一九八×年生于中国上海，祖籍——慈溪……”忽然他眼里闪起星星，花痴一样双手合十急促地问道，“慈溪那是吴越钱王后裔迁徙的居处啊，钱警官莫非是钱王子孙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韩一梅一脸陶醉，“怪不得生得如此俊朗高贵，王子气质……”

钱子辰僵住了，这人是不是有点神经病啊？怎么一会儿儒雅斯文，一会儿又跟个女人似的那么八卦？

韩一梅又问：“你爷爷是不是……”

钱子辰道：“呃……祖上的事情我不太清楚……韩先生，我们讨论案情可以么？”

“嗯，可以呀，当然可以了。”韩一梅又坐直了，操作茶道，一派儒雅。

钱子辰正色道：“本月一日，俄罗斯的帕玛斯魔术团来到纽约表演。九月七日，

也就是昨天晚上，于大都会剧院进行了首场公演。

“帕玛斯魔术团的招牌节目，叫做‘遗忘爱丽丝’，由扑克魔术与大变活人相结合，再加上动物与烟花，营造出童话里的梦幻气氛。

“这个节目因为具有很好的舞台视觉效果，在各地的演出均获得了巨大成功，尤其是吸引了一批女性与儿童观众，使帕玛斯获得了‘梦之魔术团’的称号。

“昨日的公演，压轴的节目就是这个。当节目完成，灯光亮起的时候，台下观看表演的主办公司总经理维德·道尔先生已经死去，验尸的结果是药物中毒致死。”

韩一梅边洗茶边道：“既然是药物中毒，那么，和魔术团又有何干？”

“道尔先生中毒的原因是，那种药物与他体内的饮食发生反应，形成了毒素，致使死亡。道尔先生患有幻听症，他所吃的安定药含有大量维生素K，如与酒精相遇，便会成毒。演出时，贵宾席位提供饮食，每人都是甜点和咖啡，可演出前，魔术团的团长安东·库尔布斯基，却将道尔的咖啡换成了威士忌。”

“于是，你们便怀疑团长安东故意调换了道尔先生的饮食，使他中毒？”

“是的，不过，这只是怀疑，为防还有其他可能，我想找个魔术界的权威请教。我询问了剧院的经理，他说，除去年刚逝世的威廉·布朗大师以外，身在纽约的魔术师里，技艺最高超的，非中国魔术师韩一梅莫属。”

韩一梅不好意思地笑了，将茶倒入茶杯。

钱子辰接着说道：“于是我向他要了地址，来这里找你，希望你能予以我一些帮助，看能不能找到其他线索。”

韩一梅神秘地一笑，站起身来，走到月门之下。

他闭着双眼，抬起右手，掌心放出一团白色柔光，光芒迅速变大，将他整个身体包裹起来。

他开始旋转，汉服飞舞，越转越快，白色光团充满月门，他仿佛月中快舞的精灵。

当他速度减慢，再次面对钱子辰时，已是一身黑色燕尾服，颈戴领结，头戴高帽，俨然一副魔术师模样。

“Oh！你是怎么做到的？真神奇！”即便是正儿八经毫无幽默感的钱子辰警官，也忍不住称赞。

韩一梅微笑道：“我是魔术师，自然可以做到。”

他摘下高帽，把手伸进帽子里，光芒中，一只兔子被他抓了出来。

韩一梅走向座位，白色光亮全部退去。



他坐下，将手上的兔子拿到桌上，刚才活生生的兔子，此时变成了一只手机大小的金色玩具兔。

钱子辰惊异：“它……”

韩一梅道：“它叫做五月兔，可以预知每个人的心。比如说，我问他：钱子辰警官交过几个女朋友，几次是被抛弃的，几次是负心汉……”说着，他呵呵地笑起来。

钱子辰无奈地看向别处，这个人怎么这么八婆？但还是扶着额头道：“不要开玩笑可以吗？”

韩一梅正色起来，“嗯，好的，知道钱警官无比的害羞。刚才我问五月的问题，其实是……”他指着钱子辰面前的茶问，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正山小种，全世界最好的红茶。”

“喝红茶要加糖的，所以我问五月，钱警官要加几块糖。”

“你什么时候问的？”

“在心里。五月是读心的兔子，所以所有口头上的问题，它都听不进去，必须要用心去问，它才会回答。”

这时，五月兔的下身像ATM机那样，吐出了一张卡片。

韩一梅将卡片交给钱子辰。钱子辰翻过卡片的正面来看，是一张扑克牌，花色是黑白的小鬼。

他问：“它说什么？”

韩一梅笑答：“它说，钱警官根本就不吃糖。”

钱子辰带着五月兔来到大都会剧院。

在一间化妆室中，他的搭档桑姆正在给安东做笔录。

桑姆道：“我们查到，有一年，你们帕玛斯还未成名之时，你曾苦苦哀求道尔，让他投资你们在这里演出。你磨了道尔许久，他终于答应，安排你们进行三天的公演。可是爱尔兰的一个舞蹈团突然来到，那个舞蹈团在当时，因为一部偶像剧十分火爆，许多年轻人都争着去看他们演出。所以道尔取消了承诺给你的公演，将时间拨给了舞蹈团，致使你们的准备白费，只得另寻出路。”

安东答道：“是的，有这件事。”

桑姆问：“那么你是不是因此而一直怀恨在心，想要报复他。所以趁这次演出的机会，把他的咖啡换成了酒，而杀害他呢？”

“你疯了吧？就算他曾经得罪过我，我总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就杀人吧？”

“那你为什么将他的饮料换成了酒呢？”

“因为他自己要喝酒！演出前他说他不喝咖啡，要喝酒，所以我给他找了一瓶威士忌。”

“这件事谁能作证？”

“清洁工。她来告诉我说，道尔先生要喝酒。”

“清洁工？哪一个？”

“棕发的，五十多岁的那个。”

“好，我去查证。”桑姆看到一旁的钱子辰，说，“贝尼，你回来了。有没有得到魔术师的帮助？”

“嗯……应该说有，不过我还不知道用不用得上。”

桑姆说：“他刚才的口供你听见了吧？我现在就去查那个清洁工。”

“嗯，好的。”

桑姆便出去了。

钱子辰想：的确，即便安东是个脾气暴躁的人，也不会因为一次不和，就下手杀人。并且他还有人证，如果那个清洁工能够证实，是道尔先生自己要喝酒的，那么谋杀就无法成立，这件案子，只能按照药物中毒结案。

但是，怎么就会那么巧？道尔会在魔术表演之时吃药，并且自己要求要喝酒，他难道不知道，自己吃的药，不能与酒同食吗？

法医推断，道尔服药的时间就在遗忘爱丽丝表演之时。会不会在那时，有人强迫他吃下了药？

钱子辰找到剧院经理，“当天表演遗忘爱丽丝时，安东在哪里？”

“他在台上表演。”

“他也在台上？”

“是的，他演兔子。”

“有没有当天对于观众席的摄像？”

“有的，来，我放给您看。”

两人来到监控室，经理拿出一盘带子，在显示器上播放。

当“遗忘爱丽丝”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，道尔的身旁，突然刺来一把剪刀！

道尔另一边的一个年轻人，身手敏捷，迅速托住了持刀人的手臂。



他显然训练有素，隔着道尔，仍然将那持刀人的手臂扭转，并打掉了剪刀。

这时，保安来了，年轻人却抓着那人出去，谢绝了保安的关注。

然后道尔平静地继续观看节目，节目进行到三分之一时，吃了一次药；节目进行到三分之二时，又吃了一次。

这时，年轻人回来了，坐下后，跟道尔耳语了几句，两人就又平静地看节目。

节目结束时，道尔开始捂住腹部，痛苦地挣扎。

年轻人赶忙叫来保安，帮忙把道尔送医院。

几个人把道尔抬走了。

经理说：“然后，道尔先生就死在去医院的路上了。”

钱子辰问：“那个持刀行凶的人是什么人？”

“听说那个人欠了道尔先生的钱，道尔先生追债逼急了他，所以他就想杀人。”

“为了逃避债务而杀人？”

“好像他公司破产了，欠的钱又多，所以就……他有点不想活了。”

“他们为什么不报警呢？让警察把那个人抓起来不就行了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，好像其中有什么难言之隐。”

“道尔先生旁边那个年轻人是谁？”

“托尼，是道尔先生的助理。道尔先生走到哪里，都带着他。”

“这么说，他对道尔的事一定很了解了？”

“应该是的。”

“他现在在哪儿？”

“应该在公司处理事务。”

“好，我去找他。”

钱子辰到了道尔的公司，只见一个英挺的年轻人正对着员工们奋力地解释，极尽安抚。

员工们被他说服，安静退去。

他终于放松下来，吐出一口气，向着走廊走过来。

走到道尔办公室门口，看见钱子辰。

他问：“您是……”

钱子辰亮出证件，“我是警察。”

“噢，警官先生，我还在想，您什么时候传讯我，没想到您自己已经来了。”

我是托尼，请进。”他打开办公室的门，带钱子辰进去。

一进那办公室，钱子辰吃了一惊，这里面真豪华！

桌椅家具都是古典欧式的，酒柜里世界名酒一应俱全，沙发是意大利真皮的，桌柜上的摆设都是西班牙的“雅致”瓷器，还有一个大书柜，里面摆满了厚厚的世界名著以及知识类丛书，很有文化气息。

钱子辰坐到沙发上，托尼拿了一瓶小矿泉水给他。

钱子辰接过水，那水是法国的依云。

钱子辰问：“道尔他连喝白水都要讲究么？”

“嗯？”托尼坐到钱子辰旁边，看看钱子辰看着水的眼神，明白了他的意思，“嗯，对的。道尔先生很爱面子，什么都要用名牌。”

钱子辰问：“他是个暴发户么？”

“……应该说……是的。”托尼看上去不愿意说道尔的坏话。

钱子辰开始切入正题，“托尼，我希望你可以给我介绍一下道尔这个人，他平常有什么仇家吗？”

“他的……”托尼好像有话不好说，吞吞吐吐起来。

钱子辰问：“他都已经死了，你说什么真话都没有关系。”

“是啊，”托尼叹口气，“只是道尔先生对我有恩。我原来很穷，只会打架，是他雇用我，让我有了改头换面、重新做人的机会，所以……我不愿意告诉别人他那些不光彩的事。”

“不光彩的事？他有很多不光彩的事么？”

“那就是……很好色……”托尼说，“你知道，他是个演艺投资商。需要投资的人很多，但是，投资人的钱却没有那么多。所以……”

“所以什么？”

“很多演艺团体，之所以能够得到他的赞助，是因为……”

“因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潜规则，牺牲自家女演员的色相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所以如果说仇家的话，那么被道尔先生潜规则过的女演员不计其数，她们和她们的家人，都有可能想要杀他。”

“昨天夜里，持刀入场，在贵宾席里刺杀道尔的人，就是某个被道尔欺负过



的女演员的家属吗？”

“是的，他叫詹森。他女朋友因为道尔先生的缘故，撞车身亡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钱子辰不敢相信，想了一下，又问，“就是因为这样，你们虽然受到他的攻击，却不敢声张，不愿意报警？”

“对。他来过好多次了，他都疯了，不要命的，只是想杀了道尔先生。我们怕他把实情说出去，所以只是自己避开他，不敢报警，怕这事被媒体报道。”

“好的，谢谢你，我去找詹森问问看。”

两人握手，钱子辰走出了道尔的公司。

进入一条阴暗的地下室楼道。

钱子辰敲门。

无人回应。

他又敲了一遍。

还是无人应。

钱子辰用力敲。

这回门终于开了，一个双眼无神、眼周围有着深深黑眼圈的男人出现在眼前。

钱子辰问：“你好，是詹森吗？”

他点点头。

钱子辰拿出证件，说：“我是警察，想要问你一些关于你和维德·道尔之间的事。”

男子移开身体，让钱子辰进屋。

屋里很黑暗，只有地下室的小窗户透入的一点光。

地面上，撒满了硬纸剪的五角星。

钱子辰从墙边拿了一把小椅子，坐在詹森对面。

詹森坐在椅子上，拿起一个剪了一半的五角星继续剪。

钱子辰问：“我想请问你，你女朋友是怎么死的？你为什么要杀道尔？”

詹森手中的剪刀停下，眼睛狰狞地睁大了一下，又恢复原状，继续剪，边剪边说：“我家里是舞蹈世家，我从小就喜欢写舞蹈剧。到了去年，终于写出了自己认为最满意的一部作品，我觉得，如果把它排演出来，能够公演，那将是我一生都值得骄傲的事。可是，随着如今传统艺术的没落，我们家也没落了，没有钱

资助我建团排演。而这部剧，是个大制作，需要很多钱。我女朋友尤兰达，她跟我在一起三年了，她非常了解我对舞蹈剧的梦想，我为这个剧本付出了多少心血。所以……当道尔对她说，只要她陪他一晚，就出资给我排剧时，尤兰达她……她为了我……献身给了道尔。后来道尔什么都没要求，给我投了资。我觉得很奇怪，问他为什么转变。他说：‘你还问我？你不是宁可牺牲自己的女人，也要拍戏赚钱吗？’

“我当时非常生气，尤兰达她怎么可以这么做？”

“我去找她，骂了她，然后她……跑了出去，到楼下，正好一辆车开来……她……她就……”詹森哽咽起来。

“是这样……那从那以后……”

“从那以后，我就不想再导什么剧了。这个圈子根本就不是才华的乐园，追梦的净土，这里没有什么艺术，有的，只是金钱关系，黑暗的交易。它不但会吞噬年轻人的梦想，甚至还有生命……我之前就是太傻，才会……才会害死了尤兰达……”说到这里，詹森的眼泪流了下来。

忽然，他又抬头，“我要杀了他！杀了道尔，然后，再自杀，这样我才……才不至于带着愧疚，每天晚上睡不着，梦见尤兰达的鬼魂在哭泣……我一定会成功的，这一回，我找到了道尔的弱点，我就用这些五角星，还有香奈儿的皮带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钱子辰不解，“五角星和香奈儿的皮带？你用这些怎么杀人？”

“我告诉你，道尔的幻听症来自他童年杀人的记忆。”

“杀人的记忆？”

“这是我好不容易才查到的。道尔他，原来不是美国人。”

“他不是美国人？他是哪里人？”

“他是俄罗斯人，因为犯过杀人案，所以逃到了美国。”

“他杀了什么人？”

“他的继母。他小时候，妈妈死了，爸爸再婚。因为他爸爸酗酒，经常不回家，他后母就总是打他，虐待他。那年他才十岁，经常拿不到生活费，因此挨饿受冻。有一天他忍无可忍，与后母打了起来。后母说了激怒他的话，他就杀死了她。”

“凶器呢？是刀？”

“不，是一条项链。”詹森递给他一张图，“就是这个，香奈儿的钻石流星。”

那是一条由多个五角星连成的项链，而五角星又由无数碎钻组成。最下面，垂着香奈儿的双C标志。



詹森道：“他们家很穷，那条项链是他妈妈的遗物，继母要抢，所以他急了。打斗后，他用五角星的角，划破了继母的颈动脉。当他发现继母死去以后，便慌忙逃出了家，从此不知踪迹。两年后，他在美国改名换姓，找到了收养者，成为了美国人。

“因为当时年纪小，道尔患上了幻觉症，他总是会梦到自己杀人的那一幕。每当产生幻觉，他就需要吃药来缓解。

“他这个人，极其喜欢摆阔，就喜欢穿带LOGO的名牌衣服。可是，每次有人送他香奈儿的东西，他都会马上扔给托尼，那就是因为他害怕。

“有一回我袭击他，托尼手里正好有一条道尔不要的香奈儿皮带，他情急之下，就用皮带打我。我就觉得奇怪，为什么道尔那么喜欢名牌，却不要香奈儿？”

“后来经过跟踪，我发现，他不但害怕香奈儿的双C标志，还害怕五角星。他从来不进星巴克，还特别讨厌美国国旗，都是因为五角星。

“然后，我费尽周折去查访，查出了他童年的经历。

“这真是太好了，只要我把他一个人带到一个全是五角星和香奈儿的地方，他就会犯病，然后我就可以杀了他了。”说到这里，他难掩狂喜的兴奋，眼珠子瞪了出来，面目又现狰狞。

钱子辰说：“你不用杀他了，他已经死了。”又拍拍他，“做回正常人，好好生活吧。”

说完，钱子辰站起身，走了出去。

“什么？已经死了？”詹森愣在那里，手上的纸星星掉落在地。

钱子辰回到剧院。

桑姆迎上来说：“贝尼，找到你了。我问过清洁工杰西卡了，她说，道尔那天确实让她传话，说要喝酒，安东找到酒以后，杰西卡就把酒拿给道尔了。”

“这么说，安东有人证，可以去除嫌疑了？”

“也不一定，也许杰西卡说谎呢？”

“是啊，我们再问问别人。”

“可是我们已经把帕玛斯的十八个成员都问过一遍了啊，他们什么都没说，不然你也不会去找那个魔术师了。剧院经理什么的，也问过了。还能问谁呢？”

这时，走道拐角处探出一个头来。

似乎是个女人。

钱子辰看到了她，走过去，站到她面前。

那是一个身穿演出服的年轻女孩，大概二十五六岁，身材高大，犹如男子。

桑姆也走过来，说：“这是帕玛斯的成员冬妮娅，昨天我问过她话，她什么也没说。”

钱子辰问她：“你想起什么重要的事，想要跟我们说么？”

“是的，警官，”她神秘秘地说，“昨天我……我没敢，不，我因为刚死了人，被吓傻了，所以什么也没说，其实，有一件事，我觉得很奇怪。”

钱子辰急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就是团长，他昨天‘遗忘爱丽丝’开始的时候，突然跑了，让我代他上场演兔子先生。”

“什么？‘遗忘爱丽丝’表演的时候，他不在台上？”

“后半部分是他，前半部分，他急匆匆地脱掉兔子服出去了。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你说他会不会……”冬妮娅忽然紧张地看看左右，“那个，我可什么都没说啊，您别告诉别人我来过。我回去排练了。我们团长最爱的就是钱，虽然投资方死了，他还是坚持要继续公演，剧院经理都拿他没办法。”

“好。”钱子辰说。冬妮娅便走了。

桑姆说：“这个安东，我问他时，他说整个遗忘爱丽丝的表演过程中，他都在台上表演，以及在后台后场，完全没说曾经出去过。”

“是啊，这个安东还是可疑，他去干什么了呢？”

“我再去问问工作人员，看看有没有人看见他去哪儿了。”

“好。”

桑姆走了。

钱子辰走到一个角落里，拿出了五月兔。

他在心里问：“五月兔，请你告诉我，这个案子的关键在哪里？在哪里？”

不一会儿，五月兔吐出了一张牌。

钱子辰将牌翻过来，是一张黑桃Q。

“Queen……”

这时，舞台传来了笛声音乐，帕玛斯又在排练了。

他循着声音找过去。

在后台，他看见一个女孩站在台上，身穿宝蓝色小礼服，头戴黑色小礼帽，跳着难度极大的舞蹈，非常美丽专业。



“黑桃 QUEEN……”钱子辰问冬妮娅：“她是你们帕玛斯的主要演员么？”
冬妮娅笑着说：“是的，她演爱丽丝，是我们团的偶像！”

一轮排演完毕，团员们休息。

扮演爱丽丝的那个女孩子一个人低着头，走到一个僻静的角落里。

她蜷缩起身体，将头埋起来，不知是因为冷还是困。

钱子辰走过去，蹲下对她说：“Hey，你好。”

女孩抬起头，钱子辰眼前一亮，好像看到一个天使，因为她长得实在太美了。

冰激凌般的雪嫩皮肤，纯洁的大眼睛，猫咪一样的宽高鼻梁，嘴唇丰润饱满，简直是个标准的洋娃娃。即便俄罗斯盛产美女，如此天使一般的女孩子，也是极为少见的。

女孩眼神迷蒙地说：“你好……”好像刚刚哭过。

钱子辰道：“我是警察贝尼钱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叫娜塔莎。”

“娜塔莎，你是帕玛斯的成员么？”

“是的，在‘遗忘爱丽丝’中，我扮演爱丽丝。”

“哦？”钱子辰来了兴趣，问道，“这么说，你是帕玛斯的主要成员了？那你能不能给我讲讲，安东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他平常是不是脾气很差？”

“是的，”娜塔莎点点头，“团长脾气很差，每当我们学得慢，做不好，他就会打我们。”

“他打人？”

娜塔莎撩起裙子，让他看到她的大腿。吊袜带的蕾丝下，隐约可见红红的淤痕。

钱子辰气愤地说：“真是过分，你今年多大？”

“十七岁。”

“你才十七？那你是从什么时候，开始在魔术团的？”

“从小。我是个孤儿，被团长选中，带到魔术团。然后就一直学习魔术表演，以及舞蹈杂技。”

“你知不知道，安东和道尔之间，除了几年前，道尔取消了你们的演出这件事，还有没有其他矛盾？”

“有的。今年这次的一周公演，因为我们红了，原本团长希望能够分到收益的百分之六十，但是道尔先生只答应分给我们百分之二十。道尔先生说所有演出

团体都是这样的，门票的收益总额，剧院分走百分之六十，剩下的百分之四十主办方抽走八成，剩下的才是演员的。团长生气地说，道尔本来就亏欠过我们，这一次，一定要让我们占些便宜。道尔先生不同意，说只能这样。然后他们说着说着，就打起来了。”

“他们动过手？”

“嗯。”娜塔莎点点头，“公演原定于六日举行，就是因为两人不和，才推迟到了七日的。”

钱子辰琢磨着，忽然问：“你为什么在这里哭？难道安东他又打你了？”

娜塔莎流着泪点点头，“因为你们说他杀了人，他生气，就又拿我出气了，说我是厄运星，我一表演，道尔就死了。”

“你是厄运星？”

“因为我是被人抛弃的孩子。从小，只要团里一有不顺，他就这样说我，说那些麻烦都是我带来的，边说边打我……”娜塔莎说着又流下泪来。

“别伤心，他这样只能说明他变态。”钱子辰安慰了她几句，叹着气站起身，离开了剧院。

钱子辰大步走进梅花魔术馆，发泄似的脱下西装外套，往椅子上一扔，一屁股坐下。

韩一梅笑问：“怎么了？谁惹钱大警官生气了？”

“那个安东，他是个变态。”钱子辰拿出五月兔，“它告诉我，这案子的关键在于一个少女魔术师，我就去问那个女孩，结果女孩告诉我，安东这个人平时的品行非常不好，他甚至虐待团员……”钱子辰便给韩一梅讲了一遍。

韩一梅依然泡着茶，漫不经心地道：“那你已经肯定，安东是凶手了？”

“还能是谁呢？那饮料一定是他故意换的。即便清洁工证明是道尔自己要喝酒，那个清洁工也一定是被安东买通的。”

“为什么一定是被安东买通呢？别人就不能买通一个清洁工么？”

钱子辰愣了，问道：“你什么意思？”

韩一梅将茶递给他，手上多了一副扑克牌。

他把牌展开成扇面形状，再从中一次取了三张牌出来。

放下其他牌，只拿那三张，韩一梅捏着牌尾，将牌的正面给钱子辰看。一张是草花5，一张是大鬼，一张是红桃7。韩一梅说道：“如果你能将大鬼抽走，